懲過篇第四十六 [illegible]

懲過篇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形骸多患理須嚴誡根識昏沈宜常警策[illegible]日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但有身則爲患本無身則患滅故禮[illegible]攻擊不可若縱傲高[illegible]增患憂口是刀斧之門禍累之始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興斯三業彌招四趣故書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國又言行是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意爲業本身口由發所以先除凶懷袪耶務正故知可惡川流事由心造何以知然若瞥緣心起故口發惡言言由意心不爲故成實論云離心無思則無身也

引證部第二

如維摩經云故以若干苦切之言乃可入律書云聞諫如流斯言可錄佷戾不言惡馬難調無儁多愧常以自戢無

引證部第二

如維摩經云故以若干苦切之言乃可

入律書云聞諫如流斯言可録佷戾不信惡馬難調撫膺多愧常以自箴庶有聞論致序心曲今欲誡七　口而整其身者未若先挫其心而次折其意故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譬如金山之窟狐兔所不敢停渟淵澄海蛙龜所不肯宿故知潔其心而淨其意者則三塗報息四德常滿防意如城守口如瓶可謂金河遺寄屬在伊人玉門化廣信於斯矣既策斯三業則能除四患何等四患謂生老病死也故受胎經云衆生受胎之時備盡艱難冥冥漠漠狀若浮塵十月將滿母胎知苦業風催促頭向產門墮地鞭觸如在刀山風激冷觸如似寒氷當介之時生爲實苦又涅槃經云譬如燈炷唯賴膏油膏油既盡勢不久停人亦如是唯賴壯膏壯膏既盡衰老之炷何得久住又出曜經佛說老苦偈云

少時意盛壯　爲老所見過
形衰極枯槁　氣竭馮杖行

又佛說死苦偈云

氣絶神逝　形散蕭索　人物一統

形衰極枯槁　氣竭馮杖行

又佛說死苦偈云

氣絶神逝　形骸蕭索　人物一統

無生不終

又涅槃經云夫死者於險難處無有

資粮去處縣遠而無伴侶晝夜常行

不知邊際深邃幽暗無有燈明入無

門戸而有處所雖無痛處不可療治

往無遮止到不得脫又無量壽經云

獨生獨死獨來獨去苦樂之地身自

當之無有代者幽幽冥冥別離長久

道路不同會見無期甚難甚難復得

相值夫生則親族歡聚盡慈愛之和

死則朝亾暮殯便有恐畏分離之狀

歌哭相送往者不知反室空堂寂滅無

覩存亾有無變化俄頃故出曜經佛

重說死苦偈云

命如果待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猶如死囚　將詣都市　動向死道

人命如是　如河駛流　往而不返

人命如是　逝者不還

又出曜經云昔有梵志兄弟四人皆

得五通自知命促七日必死兄弟議

曰我等兄弟神通自在能以神力翻

覆天地現極大手捫摸日月移山住

流無所不辨寧當不能避此難也第

得五通自知命促七日必死兄弟議
曰我等兄弟神通自在能以神力翻

覆天地現極大手捫摸日月移山住
流無所不辨寧當不能避此難也第
一兄曰吾入大海上下平等正處中
間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二弟言吾
入須彌山腹中間還合其表使無際
現無常殺鬼焉知我處第三弟言吾
處虛空隱形無跡無常殺鬼安知我
處第四弟言吾當隱在大市之中衆
人猥雜各不相識無常殺鬼趣得一
人何必取吾四人議訖相將辭王而
白王曰吾等計筭餘命日促各欲逃
走欲求多福王尋告曰善進其德於
是別去各適所至七日期滿各從其
處而皆命終佛以天眼見四梵志避
於無常各求度世皆已命終而說偈
言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脫之不受死

又增一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在舍衛
國東鹿母園中與大比丘衆五百人
俱是時世尊七月十五日於露地敷
坐比丘僧前後圍繞佛告阿難曰汝
今速擊揵椎今七月十五日是受歲

之日阿難又手便說此偈

坐比丘僧前後圍繞佛告阿難曰汝
今速擊揵椎今七月十五日是受歲
之日阿難又手便說此偈
淨眼無餘等　無事而不練
智慧無染著　何等名受歲
世尊以偈報曰
受歲三業淨　身口意所作
兩兩比丘對　自陳所作短
還自稱名字　今日衆多歲
我亦淨意受　唯願原其過
是時阿難聞已歡喜即外講堂手執
揵椎而說此偈
降伏魔力怨　除結無有餘
露地擊揵椎　比丘聞當集
諸欲聞法人　度流生死海
聞此妙響音　盡當運集此
尒時阿難擊揵椎已至世尊所白世
尊言今正是時唯願世尊何所敕使
是時世尊告阿難曰汝隨次坐當坐
草座時諸比丘各坐草座是時世尊
默然觀諸比丘已便勑諸比丘我今
欲受歲我無過咎於衆人乎又不犯
身口意耶如來說此語已諸比丘默
然不對是時再三告諸比丘已時尊
者舍利弗即從座起長跪白世尊言

諸比丘衆觀察如來無身口意過世
尊命曰不度者度不說者說不說星

然不對是時再三告諸比丘已時尊
者舍利弗即從座起長跪白世尊言

諸比丘衆觀察如來無身口意過世
尊今日不度者度不脫者脫不般涅
槃令般涅盤無救者爲作救護盲者爲作眼目
爲病者作大醫王三界獨尊無能及
者以此事緣如來無咎於衆人亦無
身口意過是時舍利弗白世尊言我
今自陳無咎於如來及比丘僧乎世
尊告曰汝舍利弗都無身口意所作
非行汝今智慧無能及者汝今所說
常如法義未曾違理是時舍利弗白
佛言此五百比丘盡當受歲盡無咎
於如來乎世尊告曰亦不責此五百
比丘身口意此舍利弗大衆之中極
爲清淨無瑕穢今此衆中最小下座
得須陁洹必當上及不退轉法以是
之故我不恐責此衆
又佛本行經云尒時釋種宗族士衆
一切合有九萬九千及迦毗羅婆蘇
都城所居人民從城共往欲見如來
世尊遙見輸頭檀王與諸大衆嚴備
而來即作是念我若見彼不起迎奉
人當說我此豈戒行果報人乎云何
見父不起迎逆我今若見父及大衆

起往迎者彼等獲得無量大罪若我
今者持其威儀在此住者彼等於我

人當說我此豈戒行果報人乎云何
見父不起迎逆我今若見父及大衆

起往迎者彼等獲得無量大罪若我
今者持其威儀在此住者彼等於我
不生敬心如來作此三種念觀見有
如此三種因緣思量如是三種義已
從座而起飛騰虛空現種種神變令
大衆生信並皆入道
又梵網經云若佛子應如法次第坐
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在後坐
不問老少比丘比丘尼貴人國王王
子乃至黃門奴婢皆應先受戒者在
前坐後受戒者次第而坐莫如外道
癡人若老若少無前無後坐無次第
兵奴之法我佛法中先者先坐後者
後坐而菩薩不次第坐者犯輕垢罪
若佛子常行教化大悲心入檀越貴
人家一切衆中不得立為白衣說法
應白衣衆前高座上坐法師不得地
立為四衆白衣說法若說法時法師
高座香華供養四衆聽者下坐如孝
順父母敬順師教如事火婆羅門其
說法者若不如法犯輕垢罪
又善見論云弟子參師當避六處一
不得當前二不得當後三不得太遠

四不得太近五不得處高六不得上
風立問曰四種身儀若坐立行臥何

四不得太近五不得處高六不得上
風立問曰四種身儀若坐立行臥何
故但云一面立荅曰爲叅故不應行
爲恭敬不應坐爲供養故不應臥
又三千威儀云欲上牀有五事一當
徐却踞牀二不得匍匐上三不得使
牀有聲四不得大拂拭牀席使有聲
五洗足未燥當拭之在牀上有五事
一不得大吹二不得叱咤嘖噫三不得
歎息思念世間事四不得狗群臥五
欲起坐當以時若意走不定當自責
本起又臥有五事一當頭首向佛二
不得臥視佛三不得雙申兩足四不
得向壁臥亦不得伏臥五不得豎兩
膝要當拘手檢兩足累兩膝又臥起
欲出戸有五事一起下牀不使牀有
聲二著履先當抖擻三正住著法衣
四欲開戸先三彈指不得使戸有聲
五戸中有佛像不得背出當還向戸
而出出不得住與人言
又正法念經云孔雀菩薩爲諸天衆
說調伏法若在家出家若女　石少調
伏相應以此莊嚴如出家之人初以

袈裟而自調伏當行七事一者如其
國法受眞歸衣在家之人所棄之衣

說調伏法若在家出家若七 右少調
伏相應以此莊嚴如出家之人初以

袈裟而自調伏當行七事一者如其
國法受真諦衣在家之人所棄之衣
若在塚間有死人衣死屍所壓則不
應取若於塚間得破壞衣則應受用
是名袈裟調伏之法
第二若入聚落觀地而行前視一尋
念佛影像一心正念諸根不亂不觀
一切所須之具不與女人言論不抱
小兒不數動足亦不動臂及其牀座
不手摩頭不數整衣不抖擻袈裟不
按摩手亦不彈指是名第二調伏之
法
第三若入施主家於飯食時齊腕澡
手若受食時不大舒手當前一肘不
滿口食亦不太少若所摶飯不大不
小不大張口不令有聲所應之食但
食二分食知止足不觀他餘而生貪
心所受飲食不懷他心自觀其餘不
左右顧視是名第三調伏之法
第四若於食時若於聚落或於城邑
先所見食不生心念不數言說亦不
悕望所受敷具如法受畜不求上勝
是名第四調伏之法

第五一切所作不倚不著不惜身命於
所用具不多聚積不行邊方危怖之

悕望所受敷具如法受畜不求上勝是名第四調伏之法

第五一切所作不倚不著不惜身命於所用具不多聚積不行邊方危怖之處不異服飾不偏樂於一家往返是名第五調伏之法

第六不斷草木及掘生地不著雜色革屣雜色衣服不破他戒不謗不說心不悕望王者之饍心不甘著不親近於喜鬬比丘是名第六調伏之法

第七若有同意同法應當親近利益若於山窟樹下露地常修行空無相無願是名第七調伏之法若有比丘能如是行則能捨離一切諸縛而得解脫

寶藏經云佛初出家夜佛子羅睺始入于胎初成道夜生羅睺羅舉宮嫉女咸皆慚恥怪哉大惡耶輸陁羅不慮是非輕有所作不自愛慎令我舉宮都被染汙悉達菩薩久已出家今卒生子甚爲恥辱時有釋女名曰電光是耶輸姨母之女椎胷拍脞呵罵耶輸汝於尊親何以自損太子出家已經六年生此小兒甚爲非時從誰而得辱我種族不護惡名爭

飯王于時在樓見此大地六種震動見是相已謂菩薩死憂箭入心闇于

時從誰而得辱我種族不護惡名乎

飯王于時在樓見此大地六種震動見是相已謂菩薩死憂箭入心聞于宮中舉聲大哭王倍驚怖謂太子死走使女問是何哭聲女白王言太子不死耶輸陁羅今產一子舉宮慚愧是以哭耳王聞是語倍增憂惱發聲大哭揚聲大喚怪哉醜辱我子出家已經六年云何今日而方生子時彼國法擊鼓一下一切運集九萬九千諸釋悉會即喚耶輸陁羅著白淨衣抱兒在懷都不驚怕於親黨中抱兒而立諸釋咸忿叱尒凡鄙有何面目我等前立宜好實語竟為何處而得此子耶輸陁羅都無慚恥正直而言從彼出家釋種名曰悉達而得此子王言我子悉達本在家時聞有五欲耳尚不聽況當有欲而生於子實是諂曲非正直法以此謗毀王極大瞋問諸釋言云何苦毒殺害復有釋言如我意者當作火坑擲置火中使其母子都無遺餘諸人皆言此事最良即掘火坑以佉陁羅木積於坑中以火焚之即將耶輸至火坑邊時耶輸見火方大驚

怖譬如野鹿獨在圍中四向顧望無

何時佔耶輸自責既自無罪受斯禍

耶輸至火坑邊時耶輸見火方大驚

怖譬如野鹿獨在圍中四向顧望無可恃怙耶輸自責既自無罪受斯禍患徧觀諸釋無救已者抱兒歎念菩薩言汝有慈悲憐愍一切天龍鬼神咸敬於汝今我母子薄於祐助無過受苦云何菩薩不見留意何故不救我之母子今日危厄即時向佛一心敬禮復拜諸釋合掌向火而說實語我此兒者實不從他而有此子若實不從他而有此子若實不虛六年在我胎者火當消滅終不燒害我之母子作是語已即入火中而此火坑變為水池自見已身處蓮華上都無恐怖顏色和悅合掌向諸釋言若我虛妄應即燋死以今此兒實菩薩子以我實語得免火患有諸釋言視其形相不驚不畏而此火坑變為清池以此驗之知其無過時諸釋等將耶輸陁羅還歸宮中倍加恭敬為索乳母供事其子猶如生時等無有異祖白淨王愛重深厚不見羅睺終不能食若憶菩薩抱羅睺羅用解愁念略而言之滿六年已白淨王渴仰於佛遣往請

佛佛憐愍故還歸本國來到釋宮變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如佛身光相無

佛佛憐愍故還歸本國來到釋宮變
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如佛身光相無
異耶輸陁羅語羅睺羅誰是汝父往
到其邊時羅睺羅禮佛已訖正在如
來右足邊立如來即以手摩羅睺羅
頂即說偈言

我有生眷屬　及以所生子
無有偏愛心　但以手摩頂
我盡諸結使　愛憎永除盡
汝等勿懷疑　於子生猶豫
此亦當出家　重爲我法子
略言其功德　出家學眞道
當成羅漢果

頌曰

業風常泛濫　苦海濤波聲
漂我常游浪　遠離涅槃城
忽遇慈舟至　運我出愛瀛
是知高慕友　懲過改凡情
罪垢蒙除結　神珠啓闇冥
釋門光麗景　俗務苦重縈
冀除昏五蓋　方寤六塵輕
自非乘寶輅　何以息酸寧

感應緣　略引三驗

宋沙門釋僧苞　齊沙門釋僧遠
隨沙門釋洪獻

善隆拓印 耶羅 用能 彩色 明而 滿六年已白淨王渴仰於佛遣往請

自非乘寶輅　何以息談寧

感應緣　略引三驗

宋沙門釋僧苞　齊沙門釋僧遠

隨沙門釋洪獻

宋京師祇桓寺有釋僧苞本是京地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永初中游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懺至第十七日有白鸛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黃衣四人繞塔數匝忽然不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彌勵日誦萬餘言經常禮數百拜佛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桓寺發講法徒雲聚士庶駢席苞既初至人未有識者乃乘驢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風塵堂內既窄坐驢轎於戶外高座釋題過竟苞始欲暨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荅云名苞又問盡何所苞荅曰高座之人亦可苞耳乃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無以抗其詞遂遜退而止時王弘范泰聞苞論義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住祇桓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陳郡謝靈運聞風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彌深歎伏或問曰謝

公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免其身矣苞常於路行見六劫

經法化相續陳郡謝靈運聞風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彌深歎伏或問曰謝

公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免其身矣苞常於路行見六劫被録苞為說法勸念觀世音群劫以臨危之際念念懇切俄而送吏飲酒共醉劫解拘得免焉宋元嘉中卒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齊梁州薛河寺釋僧遠不知何許人為性疎誕不修細行好逐流宕歡醼為任以齊武平五年夢見大人齧齒責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蓬縱造惡何不取鏡自照遠忽覺驚悸流汗至曉以盆水自照乃見眼邊烏點謂是垢汗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因自咎責奈此殃譴遂改常習返形易性弊衣破履一食長齋遵奉律儀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日又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智人赦汝前愆勿復相續忽驚喜覺流汗徧身面目津潤眉毛漸出遠於一身頻感兩報信知三世苦樂不虛自後竭情時不暫怠鄉川所歸卒於本土

隨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少履道門早明律檢聽涉勞頓遂兩目俱暗既無前導常處房中禮誦為業不輟晨夕

本土

隨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少履道門早

明律檢聽涉勞頓遂兩目俱暗既無前道寺常處房中禮誦爲業不輟晨夕開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稱般若檀越來從受戒數致談話同房僧綱禪師上堂食後般若乃將綱一幞衣來覲獻云勞陳法事利益不少微奉衣物願必受之獻納國中綱食還房怪夫衣服授求寺內乃於獻所得之具以告語綱終不信猜獻盜之神遂發撤綱房衣物被案狼藉滿庭竿扇秤尺摧折數段神於空中語曰僧綱不好設齋會供養三寶我會禍汝未許放汝獻感冥報與般若言及事同目覩神語獻曰伴衆極多悉在紫陌河上唯三十人相隨可令寺家設食衆僧便於西院會之神曰大好飲食勞費師等雖然僧綱不起齋供後會使知綱無柰之何恐迫不已便私費財物營諸齋福般若乃曰既能行福今相放矣仍以絹兩匹付獻云當以一匹施大衆一匹贈綱師獻對衆受得具昔聞見仍依付領綱後懲過彌勤經業率於所住 右此二驗出唐高僧傳

和順篇第四十七 此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知施部

見仍依付領綱後懲過彌勤經業率於所住 右此二驗出唐高僧傳

和順篇第四十七 此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和施部
和國部　和事部

述意部第一

夫善惡乖背言行兩違禍豐從生怨毒彌重所以言之者易行之者難是故綱柔得中違順得性譬鑄劒太斲則折太柔則卷欲劒無折必加其錫欲劒無卷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為善矣含性和平則為嘉矣故羅雲密行以自調故聖讚以美譽提婆麁行以獷惡故衆毀以過彰俗書云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帶弦以自急故陰陽調天地之和也剛柔均人物之性也

引證部第二

如密跡金剛力士經云阿闍世王問佛言善薩仁和為有幾法往返周旋常存和雅不興麁心佛言善薩仁和有八事法何謂為八一志性質直而無諛諂二性行和雅常無倭僞三心存淳熟永無虛妄四心行堅要亦無羸劣五無迷惑志存於仁和六為世衆祐

愛其德行七心行了達而無所著八

法華經無虛妄四心行堅要亦無羸
劣五無迷惑志存於仁和六爲世衆祐

受其德行七心行了達而無所著八
思惟罪福心無所念是爲八事於是
阿闍世王白佛言菩薩有幾法行逮
如是力無極之勢佛言有十法何謂
爲十一寧棄身命勤受正法二未曾
自大謙恪下意禮敬衆生三見於剛
强難化衆生立之忍辱四見飢饉人
以好美饍而充施之五覩諸恐懼勸
慰安之六若有衆生得於重疾療以
良藥七若有羸劣人所輕慢敬念戀
之令無忽易者八以淨泥水塗如來
廟補其虧缺九見孤苦人貧匱困厄
常負重擔使去其難極重之殃十若
有無護無所依歸常將濟之所語如
言而不變失是爲十事法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見他親友互
相破壞心懷怨結能爲和合命終生
欲愛天隨心所念即得五欲自娛若
有衆生見人破亾爲他抄掠救令得
脫或於險處教人正道或疑怖處令
他安隱命終生正行天天女供養受
五欲樂若生人中生於正見大長者
家若有人能柔輭深心離一切垢沮

緣解脫猶如在手更心之人心如白
鑞修行善業衆人所信麁獷之人心

五欲樂若生人中生於正見大長者家若有人能柔輭深心離一切垢沮

緣解脫猶如在手更心之人心如白鑞修行善業衆人所信麁獷之人心如金剛恒常不忘怨結之心行不調伏衆人所憎不愛不信尒時孔雀菩薩以佛經偈而說頌曰

若人心柔輭　猶如成鍊金
斯人內外善　速得脫衆苦
若人心器調　一切皆柔輭
斯人生善種　猶如良福田

又呵鵰阿那含經云阿那含有八事不欲令人知何等為八一不求不欲令人知二信不欲令人知三自羞不欲令人知四自慚不欲令人知五精進不欲令人知六自觀不欲令人知七得禪不欲令人知八黠慧不欲令人知所以不欲令人知者不欲煩擾於人故

和施部第三

如佛說一切施主所行檀波羅蜜經云佛言過去久遠無央數劫尒時世有大國王號字薩和達（晉言一切施主）尒時布施有所求索不逆其意尒時異國有婆羅門子少失其父獨與母姊弟為活

居家貧陋其母告子居家困窮無以自供汝父在者當往薩和達王所乞丐

有所求索不逆其意尒時異國有婆羅門子少失其父獨與母姊弟為活居家貧陋其母告子居家困窮無以自供汝父在者當往薩和達王所乞丐可以自濟今何不行至彼王所從求錢寶兒報母言我今未有所知先當學問然後乃行母語兒言今汝家中了無所有而有學問尒乃當行若汝去後其處空乏何以自活兒即語母我先當假貸索一兩金可備一歲之糧母即聽之便行貸得金一兩還以與母乃出家行學一歲已竟便來歸家母見兒還便逆問言汝已行詣一切施王所耶兒復報母言所學未通當復更學母言前金已盡當作何計兒荅母言當更假貸兒即復往至前所貸金家向其主說復欲貸一兩金意金主語兒汝前取金既未還我甫復欲索汝若審復欲得金者持卿母及姊弟皆以上券尒乃可得若至時不畢當沒汝母及姊弟以為奴婢便相許可適作券取持歸付母復捨家行學復終一年所知粗備欲歸語母行詣一切施王所在道中便為債主所索及母姊弟將歸鏁脚婆羅門子語

債主言卿雖相繫正使終年我無益

債主言卿雖相繫正使終年我無益用不如相放我當往詣一切施王所乞丐得物還以相償其主思惟便解婆羅門子令去時有異國王軍起兵欲往取一切施王國時諸臣白王今有他國興兵入界不審大王當作何計時王自念人命至短當歸無常又我少小已來好喜布施慈仁忍辱無傷害意不欲與彼共相拒逆所以者何但以我一身故動搖兵衆設有所中實非我宜便勑諸臣不須為備亦勿恐怖但且嚴出迎逆作禮恭敬承事受其教勑令踰於我諸臣復白王言他國入界云何不備王默不應如是至三王言不須拒逆如我前言諸臣皆言王勑勿備我等俱然王言大善各且安家慎莫勞擾其王夜半即脫印綬默出而去彼國王入國即領王位便募索一切施王其賞甚重王遂出國行五百餘里遙見婆羅門子王意即想此婆羅門子今者必來索我無疑婆羅門子意亦想此人將無正是一切施王二人各前相逢便住王問婆

羅門子言卿從何來今欲所至婆羅門子荅言我欲行至一切施王所王

索及母姊弟將歸鏁脚婆羅門子語

一切施王二人各前相逢便住王問婆

羅門子言卿從何來今欲所至婆羅門子荅言我欲行至一切施王所王復問欲詣一切施王所欲何求索婆羅門子報言少小失父居甚貧窮以母及姊弟持行質債欲從一切施王乞丐錢寶還贖母姊弟并得自濟王便語言我正是一切施王婆羅門子問王儐從所在而獨行耶王言有他國來欲得我處是以避之所以者何不欲傷害於人兵故婆羅門子聞王所說即便躃地而大啼泣不能自勝王便前牽婆羅門子諫曉使起不須復啼所求索者今當相與婆羅門子言王今失國當持何等以相濟乞王便報言彼國來王相募甚重卿今可截我頭持往與之在所求索皆可得也於是婆羅門子說偈報言

世間殺父母　命盡墮泥犂
今加害於王　其罪等無異
我今實不忍　加惡於大王
寧令身命盡　終不造逆意

於是一切施王復語婆羅門子言卿若不欲取頭者便可截我鼻耳送之亦可得賞恐不中王故也婆羅門子報王言如我今日不忍為是王復語

於是一切施王復詣婆羅門子言卿
若不欲取頭者便可截我鼻耳送之

亦可得賞恐不中王故也婆羅門子
報王言如我今日不忍爲是王復語
婆羅門子言若不尒者便可縛我送
往與之亦可大有所得婆羅門子能
相知還復爲王不爲彼害婆羅門子
言王審欲尒者可共俱還臨至本國
乃當相縛於是王與婆羅門子便共
相將俱還本國二十餘里王以欲至
便自反手語婆羅門子言卿可縛我
婆羅門子遂乃縛王一國人民皆聞
知王一切施爲他國婆羅門子見縛
送人民大小見王莫不啼哭躃地崩
絶劇喪父母遂前詣宮門諸臣即入
白彼王前所募出去王一切施者爲婆
羅門子所見縛送今在宮門彼王即
言便促見之一切施王便前入宮彼王
及臣與諸官屬見一切施王無不躃地
而啼泣者彼刼人王亦復淚出而問
諸臣汝輩何以皆啼諸臣白言我等
見一切施王棄國與王復持身施與
婆羅門子所作不悔是故啼耳彼刼
人王聞諸臣各各說是即便躃地而
大啼泣不能自勝即問婆羅門子汝

今那得是王婆羅門子具荅王本末
因由彼刼人王聞婆羅門子所說即

人王聞諸臣各各說是即便蹲地而
大啼泣不能自勝即問婆羅門子汝

今那得是王婆羅門子具荅王本末
因由彼刼人王聞婆羅門子所說即
復蹲地啼淚而言告勑諸臣促解王
縛洗浴衣被著其印綬還立為王即
還坐領國法如故於是彼王即長跪
叉手讚歎而說偈言

自在本國時　遥聞大王德
今來至於此　見尊踰所聞
巍巍積功德　譬若如金山
其力堅如是　無能動搖者
今見王所行　於世甚無雙
願以國相還　并奉所居界
願歸得本土　修敬為臣禮
不敢復憍慢　事王如天尊

佛告諸比丘尒時一切施王者我身
是也彼國王者舍利弗是婆羅門子
者調達是成我六波羅蜜相好功德
皆是調達恩調達是我善知識亦為
善師調達却後阿僧祇刼當得作佛
號字提和羅耶　晉言天人王

和國部第四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過去久遠有二
國王一是迦尸國王二是比提醯國

王比提醯王有大香象以香象力摧
伏迦尸王軍迦尸王作是念言我今

如來寶藏經卷第四 [illegible]

國王一是迦尸國王二是比提醯國

王比提醯王有大香象以香象力摧伏迦尸王軍迦尸王作是念言我今云何當得香象摧伏比提醯王軍時有人言我見山中有一白香象王聞此已即便募言誰能得香象者我當重賞有人募言多集軍衆往取彼象象思惟言若我遠去父母皆老不如調順往至王所尒時衆人便自將香象向王邊王大歡喜為作好屋具被褥氍氎敷著其下與諸妓女彈琴鼓瑟以娛樂之與象飲食不肎食之時守象人來白王言象不肎食王自向象所上古畜生皆能人語王問象言汝何故不食象荅王言我有父母年老眼皆無與水草父母不食我云何食象白王言我欲去者王諸軍衆無能遮我去以父母皆老順王來耳王今見聽我去供養父母終其年壽自當還來王聞此語極大歡喜我等便為人頭之象此象乃是象頭之人先迦尸國人惡賤父母無供養心因此象故王即宣令一切國內若不孝養父母者當與大罪尋即放象還父母所供養父母隨

壽長短父母喪亾還來王所王得白象甚大歡喜即時莊嚴欲伐彼國象

罪尋即放象還父母所供養父母隨

壽長短父母喪亾還來王所王得白象甚大歡喜即時莊嚴欲伐彼國象語王言莫興鬬諍凡鬬諍法多所傷害王言彼欺凌我象言聽我使往令彼怨敵不敢欺侮王言汝若去者或能不還荅言無能遮我使不還者象即於是往彼國中比提醯王聞象來至極大歡喜自出往迎既見象已而語之言即住我國象白王言不得即住我立身已來不違言誓先許彼王當還其國汝二國王應除怨惡自安其國豈不快乎即說偈言

得勝增長怨　負則益憂苦
不諍勝負者　其樂最第一

尒時此象說斯偈已即還迦尸國從是以後二國和好尒時迦尸國王者今波斯匿王是比提醯王者今阿闍世王是尒時白象者今我身是也由我尒時孝養父母故令多衆生亦孝養父母尒時能使二國和好今日亦好和事部第五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伽尸有一婆羅門

有摩沙豆陳久煑不可熟持著肆上欲賣與他都無人買時有一人家有一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
城名波羅柰國名伽尸有一婆羅門

有摩沙豆陳久煑不可熟持著肆上
欲賣與他都無人買時有一人家有一
態驢市賣難售時陳豆主便作是念
我當以豆買此驢用便往語言汝能持
驢賀此豆耶驢主復念用是態驢爲
當取彼豆即便荅言可尒得驢已歡
喜尒時豆主便作是念今得子便即
說頌曰
婆羅門法巧販賣　陳久氷豆十六年
唐盡汝薪煑不熟　足折汝家大小齒
尒時驢主亦作頌曰
汝婆羅門何所喜　雖有四脚毛衣好
負重著道令汝知　錐刺火燒終不動
尒時豆主復說偈言
獨生千秋杖　頭著四寸針
能治敗態驢　何憂不可復
尒時驢聞復瞋即說頌曰
安立前二足　雙飛後兩蹄
折汝前版齒　然後自當知
尒時豆主聞驢此頌復說偈言
唯仰尾自防
令汝知辛苦
長蟲蟲毒蟲螫
當截汝尾却
尒時驢復以偈荅曰
從先祖已來　行此懽愎法

當截汝尾却　令汝知辛苦
尒時驢復以偈荅曰
從先祖已來　行此懞愨法
今我故承習　死死終不捨
尒時豆主知此獘惡不可苦語便更
稱譽以頌荅曰
音聲鳴徹好　面白如珂雪
當爲汝取婦　共游林澤中
驢聞輭愛語即復說頌曰
我能負八斛　日行六百里
婆羅門當知　聞婦歡喜故
頌曰
性愛和柔　賢愚親附　情貪麁獷
人畜遠慮　外違常策　內順常御
萬代揚名　千齡久住